

船山遺書

第二函
七冊

尚書引義

尚書引義

船山遺書 經部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上海太平洋書店重校刊

劉陽 李英侯 總勘
劉陽 張告吾 輯校
平江 李蘊平

跋

此書就尙書每篇之義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於明事有關就中顯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論伊尹弗狎弗順而惜韓忠定詘於劉瑾論高宗豐昵而責張璪桂萼賴寵逢君論平王東遷而罪光時亨陷君誤國固維世之深心也卽其事未經顯揭然其意可揣測而知者如論微子去之謂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則以咎蘇觀生擁立唐王之弟監國廣州論周初官制謂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難振則以比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論周公營建洛都謂欲安商民反側則以諷永明王不宜專居肇慶憚赴桂林此亦憂時之夙抱也雖立說不無駁雜而秉心則甚純矣其尤有功於名教大防者則論多方之殷士謂頑民旣迎周而復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託於忠孝援春秋之例貶反覆者爲凶德狂愚義正詞嚴森如斧鉞蓋借是斥吳三桂之進退無據始爲貳臣終爲逆臣此船山所以避僞使之招自全其貞士逸民之德其卓識定力具見於斯所當表微闡幽以彰其志節者矣若

夫持論好立異同前哲名儒自劉子政以下皆肆意攻擊此誠識有所偏然其所
箸各書大率類此且有較甚於此者祇須鑑其失不必刪其書也至於古文尙書
不知其爲贗本則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獨議船山況古文雖僞書而不可廢
閻潛邱亦嘗言之阮文達公引書說云古文尙書出於東晉其中名言法語以爲
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
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真不易之
論也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爲陳善沃心之助擬諸倪鴻寶之
兒易黃石齋之月令明義其在伯仲之間歟

同治二年二月後學儀徵劉毓崧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書類存目

尙書引義六卷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尙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關王氏良知論舜典玄德則以關老氏玄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詆朱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大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創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尙書引義目錄

卷一

堯典一 堯典二 舜典一 舜典二 舜典三 舜典四 大禹謨一 大

禹謨二 皋陶謨 益稷

卷二

禹貢 甘誓 胤征

卷三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一 太甲二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一

說命中二 高宗彤日 微子

卷四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牧誓 武成 洪範一 洪範二 洪範三 洪範

四 旅獒

卷五

大誥 康誥 酒誥梓材 召誥 召誥無逸 多士 君奭 多方 一
方二 立政周官

卷六

君陳 顧命 畢命 罔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尙書引義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堯典一

聖人之知智足以周物而非不慮也聖人之能才足以從矩而非不學也是故帝堯之德至矣而非欽則亡以明也非明則亡以文思安安而允恭克讓也嗚呼此則學之大原而爲君子儒者所以致其道矣何以明其然邪天下之爲文思恭讓而不明者有之矣天下之求明而不欽者有之矣不欽者非其明不明者非其文思恭讓也文有所以文思有所以思恭有所以恭讓有所以讓固有於中而爲物之所待增之而無容損之而不成舉之而能堪廢之而必悔凡此者明於其所以則安之而允安矣不明其所以將以爲非物之必待將以爲非己之必勝將以爲惟己之所勝而蔑不安將以爲絕物之待而奚不可不明者之害有四而其歸一也以爲非物之必待者曰物自治也卽其不治者猶治也以文治之而物琢以思治之而物滑以恭治之而物擾以讓治之而物疑夫物固自治而且治之是亂物

也則莫若絕聖而棄智此無他不明於物之必待也物之必待者物之安也何以知物之安也且夫物之自治者固不治也苟簡以免一日之禍亂而禍亂之所自生在是也若夫不治者之猶治也是其言也爲欺而已矣明於其必待而後聖人固曰物自有之待我之先而已矣乃若琢者則惟其無文滑者則惟其不思擾者則惟其未恭疑者則惟其弗讓信能之未有權此四患者也以爲非己之必勝者曰道不可盡聖人非盡時不可一聖人弗一是故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諧之弟夏有不輯之觀扈周有不若之商奄堯有不令之子胡亥之淫非始皇之失教也舜有不諧之弟大叔之叛非鄭莊之養惡也夏有不輯之觀扈藩鎮之逆非盧杞之姦也周有不若之商奄七國之反非鼂錯之激也然則天下者時勢而已矣乘其時順其勢或右武以紂文或立斷以廢思雄才可任而不必於恭盛氣能爭而何容多讓是故操之以刑畫之以名馭之以法馭之以術中主具臣守之而可制天下此無他不明於己之所必勝也夫惟不得於天而後己可用也惟見詘於時而後道可伸也堯有不令之子而不爭舜有不諧之弟而不弑夏有不輯之觀扈

而不敗周有不若之商奄而不危是故質立而文必生物感而思必起退而自念則自作其恭進而交物則不容不讓內取之身外取之物因其自然之成能以坐消篡弑危亡之禍明乎此則何爲其不勝以爲惟己之所勝而無不安者曰文日生也思日益也恭有權也讓有機也聖人之所爲天無與授地無與制前古無與詔天下無與謀可以爲而爲之聖人已爲矣可以爲而爲之我亦爲也其未爲者彼之未爲而非不可爲也非不可爲而我可以爲矣於是窮亡實之文而文淫馳不度之思而思荒貌以恭而恭以欺飾以讓而讓以賊故蔡京以豐亨豫大爲文曹叡以辨察苛細爲思漢成以穆皇文致其恇淫燕噲以禪授陸沈其宗社此無他不明於惟己勝者之非可安也天無與授而授之以宜其民地無與制而制之以當其物前古無與詔而攷之也必其不謬天下無與謀而徵之者必其咸服明於其故如寒裘而暑葛也臧惟二耳而白馬固馬也以爲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爲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爲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爲待我而物亦礙徇物之華文以生妄逐物之變思以益迷欲以示威於物恭以增僞欲

以干譽於物讓以導欲欲四者之病不生則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待乎物絕己禮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坐臥如如不動亦恭也貲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夫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卻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則是害由己作而旋報於己也故聖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樸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讓泰然各得其安而無所困則己真有其可而非其無不可固知無不可者之必不可矣由此言之聖人之所以文思恭讓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則知有知有則不亂不亂則日生日生則應無窮故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之謂也盛德立大業起被四表格上下豈非是哉雖然由文思恭讓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

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誠相資者也而或至於相離非誠之離明而明之離誠也誠者心之獨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靈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廢聞見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於所從立心以爲體而耳目從心則聞見之知皆誠理之著矣心不爲之君而下從乎耳目則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當道不自信而亦捷給以知之故人之欲誠者不能卽誠而欲明者則輒報之以明也報以其實而實明生報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報以實者未之有也浮明者道之大賊也其麗於文則亦集形聲以炫其榮華也其麗於思則亦窮纖曲以測夫幽隱也以言乎恭則亦辨貞淫於末節以致戒也以言乎讓則亦揣物情之逆順以弗侮也恍惚之間若有見焉宵寂之中若有聞焉介然之幾若有覺焉高而亢之登於九天下而沈之入於九淵言之而不窮引之而愈出乃以寡岸於世曰予旣已知之矣而於道之誠然者相似以相離相離以相毀揚雄關尹王弼何晏韓愈蘇軾之徒日猖狂於天下而張子韶陸子靜王伯安竊浮屠之邪見以亂聖學爲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漁利刺寵之身蕩閑蔑恥而

自矜妙悟焉嗚呼求明之害尤烈於不明亦至此哉夫聖人之明則以欽爲之本也欽之所存而明生誠則明也明之所照而必欽明則誠也誠者實也實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實有民彝而不敢不祇無惡者實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見有惡不敢不慎也收視聽正臆體謹言語慎動作整齊寅畏而皆有天則存焉則理隨事著而明無以加文思恭讓無有不安也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欽之爲言非徒敬之謂也實有所奉至重而不敢褻越之謂也今日不容不容者何物乎天之風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則其爲陰陽爲柔剛者皆物也物之飛潛動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則其爲得失爲善惡者皆物也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聖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則其爲仁義禮樂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堯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茲在茲而不釋於心然後所欽者除理無違而大明終始道以顯德行以神曾是之不容則豈非浮屠之實相真如一切皆空而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其所不恤矣無已其以聲色臭味增長人欲者爲物乎而又豈可屏絕而一無所容乎食色者禮之所麗也利者民

之依也辨之於毫釐而使當其則者德之凝也治之實也自天生之而皆誠自人成之而不敢不明故以知帝堯以上聖之聰明而日取百物之情理如奉嚴師如事天祖以文其文思其思恭其恭讓其讓成盛德建大業焉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故其聖也如天之無不覆幬而俊德九族四門百姓黎民草木鳥獸咸受化焉聖人之學聖人之慮歸於一欽而欽之爲實備萬物於一己而已矣其可誣哉其可誣哉

堯典二

昔夫子之贊堯舜至矣而其舍子以授賢未之及焉審乎此而唐虞之際有定論矣人之親其子也而靳與之位以授異姓三代以降未有能焉者而不以爲盛德之極致然則夫子其以爲非常而不可訓與曰非也古者無君存而立世子之禮其立嗣也肇於夏而定於周也古之有天下者皆使親而賢者立乎輔相之位儲以爲代其耄且沒矣而因授之人心定而天位以安黃帝以前不可攷也繼黃帝而興者率循其道然則以相而紹位其軒轅之制乎故少昊軒轅之孫也降江水

就侯服入而代黃帝顓頊少昊之弟也佐少昊十年而代少昊高辛顓頊之從子也佐顓頊二十五年而代顓頊堯帝摯之弟也佐摯五年而代摯蓋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堯不傳子亦修軒轅之法爾少昊顓頊高辛以泊於摯堯親以賢者近取之兄弟子姓而前可以相後可以帝地邇勢易不假於側陋而事順其事順故以帝摯之不順弗能違焉堯之在位七十載而親以賢者未有其人亦遲之七十載而未有相也而堯已耄期矣故不獲已而命之四岳使徵舜四岳雖欲終讓而不得矣若舜之倦勤禹已久卽百揆之位無異乎顓頊之十年高辛之二十五年也終陟元后又何疑焉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五帝之通典豈堯舜之僅德哉堯在位七十載而未有相變也使四岳而不得辭則以侯陟帝循少昊之已事而不必於相舜舉側陋非有江水可興之素則必以相承統用顓頊高辛之典禮故由徵庸總揆賓門納麓以訖受終凡三十載而後格於文祖事以漸而信從壹焉浸使四岳受異位之命固不待於此矣五帝之援立也夙三王之建儲也早近而百工遠而九服疏賤而兆民耳目一聽從審引領而望曰此他日之君我者

也日用不知而習以安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四海翕從而莫有異志斯以謂之天矣堯因法而從時因人而順天非有異也是故無與於堯之高深矣古之帝王顧大位之將有託也或命相而試以功或立子而豫以教立子以適而不以賢立而後教之故三代崇齒胄之禮命相以德而不以世故唐虞重百揆之任試而命之以重其禮也立而教之以成其德也定民志者存乎禮堪大業者存乎德德其本也禮其末也本末具舉則始於無疑而終於克任矣試而後命本先於末立而後教末先於本先難而後以易故堯遲之七十載而以不得舜爲己憂先末而後本則初吉而終或亂故桀紂幽厲得奄有四海待湯武而後革雖然法豈有定邪知人之哲如堯舜不易得也教胄有恆而中主可守也則試而後命立而後教義協於一而效亦同迨其弊也秦失其本於後而胡亥速亡漢魏亂其末於先而逆臣繼篡則必盡者人也不可恃者法也固不得以堯之授舜舜之授禹爲必治不亂之道又惡足以爲二帝之絕德哉況堯之以因而不以創卽有德焉亦歸之軒轅而堯不任受乎蘇氏曰聖人之所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